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宋名臣言行錄續集卷二一

詳校官檢討臣羅國俊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主簿臣汪日贊

謄録監生臣張鴻仁

宋名臣言行録續集卷二

宋 李幼武 纂集

黄庭堅山谷先生文節公

字魯直洪州分寧人登治平四年進士第調汝州葉縣尉熙寜中北京教元豐三年知吉州太和縣八年哲宗立除校書郎兼實録院檢討集賢校理除右諫議大夫元祐二年正月除著佐兼史館三

年五月除著作郎以趙挺之言復著佐六年七月
除起居舍人以韓川言復舊職八年除編修官紹
聖初知宣州改鄂州七月奉祠十二月責授涪州
別駕安置黔州元符初移戎州三年徽宗即位赦
復宣義郎監鄂州稅十月復奉議郎定國軍僉判
建中靖國元年三月除權知舒州崇寧元年知太
平州九月罷奉祠二年十一月謫宜州羈管三年
徙永州未聞命而卒紹興初特贈直龍圖閣累贈

太師

七歲能作牧童詩八歲作詩送人赴舉云送君歸去玉帝前若問舊時黄庭堅謫在人間今八年

治平丙午先生再赴鄉舉詩題出野無遺賢主文衡者廬陵李詢讀先生詩中兩句云渭水空藏月傅巖深鎖烟擊節稱賞批云此人不惟文理冠場異日當以詩名擅四海先生遂膺首選

詢字仲同幼武之先世也居廬陵之朋川登皇祐己

卯第後以奉議郎致仕其孫忱字彦誠亦登科元祐六年為洪州獄掾與先生以世契交游備載書帖周益公跋之並先生年譜

尉葉縣日作新寨詩有俗學近知回首晚病身全覺折腰難之句傳至都下半山老人見之擊節稱歎以為清才非奔走俗吏遂除北京教即為文潞公所知

熙寧中為宫教五開府者酒餘脱淺色沓羅襖衣之先生醉中作詩曰疊送香羅淺色衣著來春氣入書帷

到家慈母驚相問為說王孫脫贈時

元祐中先生與趙挺之俱在館閣先生以其魯人意常輕之每庖吏來問食次趙必曰來日喫蒸餅一日聚飲行令先生云欲五字從首至尾各一字復合成一字趙沈吟久之曰禾女委鬼魏先生應聲曰來力勑正整協趙之音合坐大笑趙又嘗曰鄉中最重潤筆每一誌文成則太平車中載以贈之先生曰想俱是蘿蔔與瓜虀爾趙銜之切骨其後擠排不遺餘力卒

致宜州之貶

紹聖二年惇卞與羣姦論實録詆誣俾前史官分居畿甸以待摘千餘條示之謂為無驗證繼而院吏考閲悉有據依所餘纔三十二事殊細瑣先生書鉄爪治河有同兒戲至是首問焉對曰某時官北都親見之真兒戲耳凡有問皆直辭以對聞者壯之

東坡言挺之元豐末倅德州先生方監德平鎮挺之希合提舉官之意欲于本鎮行市易法而先生以為鎮

小民貧不堪誅求若行市易必致星散公文往來士人傳笑

崇寧三年初自蜀出峽留荊州待辭免乞郡之命與府帥馬瑊甚歡閩人陳舉自臺出漕先生未嘗與交也承天寺僧為先生乞塔記文成瑊飯諸部使者於塔下環觀先生書碑碑尾但書作記者黄某立石者馬某而已舉與李植林虞相顧前請曰某等願託名不朽可乎先生不答舉由此憾之舉知先生昔在河北

與挺之有怨挺之執政遂以墨本上之謂幸災謗國

先生遂除名羈管宜州

攜家南貶泊于零陵獨赴貶所時曾紆坐鈎黨先徙是

郡先生留連逾月極歡洽相與酬唱如江樾書事之

類也率游浯溪觀中興碑先生賦詩書姓名于詩左

曾急止之云公詩文一出即日傳播厶方為流人豈

可出郊公又遠徙蔡元長當國豈可不過為之防邪

從之而止

跋李資深書卷云余謫處宜州半載官司謂余不當居

關城中乃抱被入宿子城南予所僦舍喧寂齋雖上

雨旁風無有蓋障市聲喧聵人以為不堪其憂余以

為家本農桑使不從進士則田中廬舍如是又可不

堪其憂邪既設卧榻焚香而坐與西隣屠牛之机相

直用三文買雞毛筆書此

誠齋楊公記宜州祠堂略曰予聞山谷之始至宜州也

有甿某氏館之太守抵之罪有浮屠某氏館之又抵

之罪有逆旅某氏館之又抵之罪館于戍樓蓋圖之也卒于所貶蓋飢寒之也先生之貶得罪于時宰也亦得罪于太守爭鹿之肉人之食君子之殘小人之資也孰使先生之所挾足以援小人之資也哉夫豈不得罪于太守也先生得罪于太守則太守不得罪于時宰矣豈惟不得罪也又將取榮焉由今視之其取榮于當時者幾何而先生饑寒窮死之地今乃為騷人文士顧瞻鑽仰之場來者思而去者懷而所謂

太守者猶有臭焉則君子之于小人患不得罪爾得罪奚患哉

九江有碑工刻字甚工先生題其居曰琢玉坊崇寧初詔郡國刋元祐黨籍姓名太守呼使劖之工曰小人家舊貧止因開蘇内翰黄學士詞翰遂至飽暖今日以姦人為名誠不忍下手守義之曰賢哉士大夫之所不及也遂餽之以酒肉而從其請

言元祐中與子瞻穆父飯寳梵僧舍因作草書數紙子

賸賞之不已穆父無一言問其所以但云恐公未見藏真真蹟其心竊不平紹聖貶黔中得藏真自序于石陽休家諦觀數日恍然自得落筆便覺超異曰視前作可笑然後知穆父之言不誣且恨其不及見矣

嘗戲東坡云昔右軍字為換鵝字韓宗儒性饕餮每得公一帖于殿帥姚麟換羊肉數斤可名二丈書為換羊書矣東坡在翰苑一日以生辰製撰紛冗宗儒繼作簡以圖報書來人督索甚急坡笑曰傳與本官今

日斷屠

嘗嘲一俗濁老人云濁氣撲不破清風倒射回東坡言無以復加

云詩詞高勝要從學問中來後來學詩者雖時有妙句譬如合眼模象隨所觸體得一處非不即是要且不是若開眼全體見之合古人處不待取證也又云詩不可鑿空強作待境而生便自工耳每作一篇先立大意長篇須曲折三致意乃可成章

詩者人之情性也非強諌爭于庭怨忿詬于道怒鄰罵坐之為也其人忠信篤敬抱道而居與時乖違遇物悲喜同牀而不察並世而不聞情之所不能堪因發于伸吟調笑之聲胷次釋然而聞者亦有所勸勉比律吕而可歌列干羽而可舞是詩之美也其發為謗訕侵陵引頸以承戈披襟而受矢以快一朝之忿者人皆以為詩之禍是失詩之旨非詩之過也詩評

云詩意無窮而人才有限以有限之才追無窮之意雖

淵明少陵不得工也不易其意而造其語謂之換骨法規模其意形容之謂之奪胎法

評李白詩如黄帝張樂于洞庭之野無首無尾不主故常非墨工槧人所可及

云古人有言并敵一嚮千里殺將要須心地收汗馬之功讀書乃有味棄書册而游息書味猶在胷中久之乃見古人用心處如此則盡心于一兩書其餘如破竹皆迎刃而解耳

云人生歳衣十疋日飯兩盂而終歳荒然疲役此何理也男女婚嫁緣渠儂墮地自有衣食分齊所謂誕寘之隘巷牛羊腓字之其不應凍餓溝壑者天不能殺也今嚬眉終日正為百草憂春雨耳青山白雲江湖之湛然可復有不足之歎邪

王滎老嘗官于觀州罷官渡觀江七日風作不得濟父老曰公舟中必有奇異此江神極靈當獻之得濟滎老顧無有止有黄麈尾以獻之風如故又以端研獻

之風愈作又獻以宣包虎帳皆不驗夜卧念曰有魯直草書扇頭子題韋應物詩曰為憐幽草澗邉行上有黄鸝遠樹鳴春潮帶雨晚来急野渡無人舟自横乃取視𢥞惚之勢曰我猶不識鬼寧識之乎持以獻之香火未收天水相照如兩鏡對展南風徐来帆一餉而濟洪覺範謂此神必元祐遷客之鬼不然何嗜之深邪

朱文公看東都事略謂學者曰只是説得一箇影子如

黄公亦有好處不曾載得或問好在甚處曰他亦孝友（后並文公語）

山谷善敘事情敘得盡后山敘得較有踈處若散文則山谷大不及后山

后山山谷好說文章臨作時又氣餒了

后山雅健強似山谷然氣力不似山谷較大但却無山谷許多輕浮底意思

任伯雨　忠敏公

字德翁眉州眉山人舉進士調清江簿知雍丘縣
元符三年召為大宗正丞遷左正言建中靖國初
為度支員外郎知虢州崇寧二年京卞在東西府
遂入黨籍以八寳赦恩提點明道宮卒年七十三
紹興初元贈直龍圖閣
公為正言言曽肇親兄布見任右僕射一居宰輔鈞衡
之任一處禁密論思之地于人情事勢豈無嫌畏
公言紹聖時惇卞用事諫官御史出其引用欺罔朝廷

庭堅近以言事不當除京東運判既而改汝州今又送吏部中外疑惑若陛下見其欺誣朋黨則庭堅不敢逃罪若非出聖意止是三省因陛下之意遂再三取旨重行用以恐脅臺諫則此事不可不察言官畏三省非國之福也

又言去歲以瞎征投降因取湟鄯二州蓋悖卞欲僥倖邀功故蒙昧朝廷隱諱邊患今湟州雖存勢又孤絶歲費三百萬以守之安可以既乏之財追無窮之欲

圖未集之衆棄已成之師
曾布議以元祐紹聖均為有失欲以大公至正消釋朋
黨乃詔改今年為建中靖國元年或以建中乃德宗
奉天時號上曰太平乃梁末帝禪位時號太宗不以
為嫌詔下公曰人才固不應分黨與然自古未有君
子小人雜然並進可以致治者葢君子易退而小人
難退二者並用終于君子盡去小人獨留德宗坐此
播遷建中乃其即位改元之號不可不戒

趙挺之為中丞公言挺之始因章惇進既論事蔡卞及卞黜責又論事曽布出入門下殆無虚日故士論以其覬望險詐號為移鄉福建子乞加竄焉布初為皇太后山陵使以挺之為儀仗使布與宦官劉援交通知禁中密旨就陵下諭挺之建議紹述以合上意挺之自此擊元祐舊臣不遺餘力而國論一變矣

先是正月朔莫夜有赤黒氣起西北方散而為白公言正歳之始建寅之月其卦為泰年方改元時方孟春

月居正首日為壬戌是陛下本命而赤氣起于莫夜之幽以一日言之日為陽夜為陰以四方言之東南為陽西北為陰以五色推之赤為陽黒與白為陰以事推之朝廷為陽夷狄為陰君子為陽小人為陰徳為陽兵為陰今赤氣起于至陰之方有黒氣下起此宮禁陰謀下干上之證也漸衝正西散而為白白主兵此夷狄竊發之證伏願陛下收主柄抑臣下嚴敕宮禁以防慮幾微訓飭將士以遏絶生事用忠良黜

邪佞正名分殛姦惡事至必斷無以寬仁傷大義使

陰邪小人無得生犯上之心則可轉異為祥矣

言天道幽遠理難取必伏見月暈圍畢昴謹按漢志曰

畢昴天街也其北為胡其南為漢而參為趙魏之郊

昔高帝七年月暈圍參畢遂有平城之圍以此觀之

象不徒示陛下當畏懼修省先事為備也

言章惇身為上宰久擅國柄迷國罔上毒流搢紳又風

聞北使言遼主去年喫食次聞中國貶章惇遼主不

覺放匕箸跳起曰甚好甚好南朝錯用此人北使又曰何故只如此行遣以此觀之惇之凶姦不獨孟子所謂國人皆曰可殺雖四海九州至於蠻貊莫不以為可殺也

時紹述之論已興公居言職僅半載所上一百八疏皆係天下治亂安危宗廟宮禁細故不論曾布方用事公欲擊之布覺乃出公知虢州

蔡卞追雠元符末言者疏已罪惡而公論其欲追廢宣

仁一事尤切至乃上疏自辨以公為首於是三省檢會公等前為諫官曽入章疏詆誣先朝故貶公昌化軍居三年以星赦移居道州宣和初卒

江公望

字民表睦州人舉進士第建中靖國初由太常博除左司諫以論事出守睢陽尋召為左司員外郎除直龍圖閣知壽州言落職蔡京用事貶南安軍以赦復官歸而卒建炎四年加贈諫議大夫

徽宗嘗夢有題亭樹壁間數語者覺不曉所謂及公對
所論列多與夢合上歎賞之閱之甚乆且曰聞卿德
望儒雅置之諫列簡在朕心不出大臣也退朝上甚
喜以公與我夢合可以大任矣

公言天下大器置諸安則安置諸危則危此知置之之
地未知運之之手天下神器為者敗之執者失之此
知運之之手未知藏之之道藏天下于天下而不得
遯此所以為道也天下有常安之理聖人操妙用之

手至人藏不動之道不動常動動常不動運常不運
不運常運安常不安不安常安此宰制天下之妙理
戰國之綜横秦漢之吞并有為之之敗執之之失矣
故其妙不知所以藏其粗不知所以置天下無事亦
幸爾陛下以仁為朴以義為削以信為繩以智為巧
以禮為繪政以制其用刑以支其蠹啾啾萬鳴蠢蠢
羣動同在一罷虛而不實故衆實之所會静而不動
故羣動之所止止而無止則動亦寂矣會無所會則

實亦空矣虛實一體動静同役莫測其隱莫窺其用

陛下以此藏之孰能移也得之于天人非容心也視

之若敝屣非有愛也承之于宗廟非敢忽也行一不

義殺一不辜非敢為也人愛亦愛之人棄亦棄之示

至公也上而公輔下而有司百執事或坐而論道或

作而行之各當其力也不在一曲不殢一隅東顧西

眄左提右挈有如掌握之上陛下以此運之孰能弊

也不畏多難而以無難為憂不矜無過而以改過為

美居安慮危在治思亂以山河為金湯以夷狄為赤子外之郡國若犬牙之相制内之宗族若磐石之鎮安建極于四達之途躋民于仁壽之域陛下以此置之孰能危也累數百言上稱奇者數四讀終篇上曰卿文采甚奇每進劄子皆根義理不唯文采過人也他日又謂公曰卿前所進劄子禁中無事玩味不釋手句句義味已令編入上等文字中與卿流傳不朽

陳祐論曾布不從遂罷右司諫公對請祐責詞所謂觀

望推引之語上曰欲逐曾布引李清臣為相且曰如此何可容又言曽布安可去公遽曰陛下臨御以来易三言官逐七諫臣非天下所期望今祐言宰相過失自其職也豈可便謂有他哉人君之于諫臣養之不可不素用之不可不審過之不可不厚聽之不可不察去之不可不謹如此數者則用諫官之道盡矣上然之又抗疏論主繼述分元豐元祐起禍亂之源言甚懇切

先是祐因進對上謂曰凡有公事宜與江公望議論可

乃来祐見公公曰榻前一磚之地是人臣對君父極

言天下事去處惟上不欺天中不欺君下不欺心則

可免戾人見各有不同惟不可傅會祐他日為上誦

之上以為名言

公言增益邏者通舊為十人夫婦醜詆之言仇隙讐怨

之語增情釋非摘隠抉伏豈清時美事又言陛下邇

来蓄能鳴善鬬之禽籠奇羽佳喙之鳥夫志有欲而

不禁則志荒志荒則政怠矣又言傳聞有姓賈中貴

人臂鶻鶻入後苑中逐禽鳥臣未之信然終疑而不

釋也夫從禽乃少年諸王之事以天子為諸王少年

事何以自輕甚非萬乘取重于天下之道也上悉命

縱之惟一鶻蓄久頗馴雖以麈杖逐之不去乃刻公

姓名于杖頭以志之

南軒張栻序公奏藁曰徽宗皇帝親萬機厭朋黨之論

收召豪傑以自近放逐之臣相繼起南荒越明年以

建中靖國為元思與天下更始于是公由奉常博士擢左司諫自以不世之遇進見拳拳不敢不盡有所聞見言之惟恐不及而于遠便佞敦友睦消黨與容受直言尤極反復致意上往往開納會姦人得柄公旋即補外竄貶流落以死天下惜之乃紹興四祺有詔追録贈諫議大夫制詞有曰惟世道之多變致國論之靡常是非或出于愛憎夷險獨持于一節權寵日忌竄斥莫遑嗚呼公亦庶幾無憾矣云云嗟乎不

有君子其能國乎自祖宗有天下留意多士仁宗涵濡長育四十二年而收其用為元祐之政元祐諸君子雖厄窮百罹而直道隱然流風所被論議著見于元符之末建中靖國之初葢又彬彬如也元氣不傾雖裔夷侵食而中興之日旋踵即見人才之為國重輕如此然則為國計者其可忘封殖愛護伸忠直之氣遏導諛之萌以壽天下之脉而人臣幸登王朝其又可遲回利害之途自同寒蟬卒蹈委靡陵夷以負

吾國家也

真西山徳秀序公文集曰釣臺嚴子陵之清風更千百年未有續之者至諫議江公出然後孤標峻節仰配而無慚或曰子陵不肯為萬乘故人屈褰裳去之脩然濁世之表萬物莫能攖江公間關從仕四十餘年至于觸權倖蹈艱險投荒萬里為萬世閔笑豈子陵匹邪嗚呼以此論人殆猶以驪黄觀馬非能有得于形色之外者也昔者禹稷顔子之憂樂伯夷下惠之

清和可謂異趣矣而孔子孟子葢並賢之非以其時不同所處亦異而其道未嘗不一乎由是觀之子陵之不仕與公之仕未易斷以迹也葢子陵之不仕非以自潔也所以激昂節義而救西都頹靡之俗也公之仕非以自利也所以挾持世道而弭一時朋黨之禍也迹雖不同道豈異乎方其以卑官下僚自結人主精誠所格眹兆形焉豈非臣子難逢之會然是時也上雖有意嚮善而志未決元祐諸賢雖稍稍叅用

而勢未定正安危理亂之岐途也公懇懇盡言所以堅明主意保合善類者不遺餘力使公之道得行則二蔡之姦不攻而自卻紹述之説不沮而自消王室尊安戎狄退聽其為國家生民之福詎可量也哉柰何正邪消長之勢一分公之身弗獲安于朝廷之上自是二十年間疽蝕浸淫元氣日以凋耗天下之患有不可勝言者事變既極公之言遂為靈龜大蔡建炎中興襃表遺直公身雖不及見然高風凜凜千載

而下猶足以起衰懦而羞姦諛信乎其無媿于子陵也

豐稷　清敏公

字相之明州鄞縣人舉進士為蒙城簿稍擢監察御史裏行除著作佐郎遷吏部員外郎利路憲哲宗立徙成都召為工部員外郎遷殿中侍御史遷右司諫改國子司業起居舍人太常少卿祭酒兼侍講拜刑侍以集賢院學士知潁州移江寧府召

為吏侍出知河南歴真定潁昌應天府湖杭州徽
宗立以左諫議召道除御史中丞左遷工書徙禮
部以樞密直學士知蘇州改越州蔡京相降寳文
待制俄奪職知常州貶海州團練副使睦州安置
移道州别駕台州居住又除名移越州徙婺州提
舉明道宫卒年七十五
疏曰陛下明足以燭萬事之統而不可用其明智足以
應變曲當而不可用其智順考古道二帝所以聖儀

式刑文王之典成王所以賢偏聽生姦獨任成亂此古今之大患帝王之深戒也願陛下以洪範為元龜祖訓為寶鑑一動于深宫之中思以為則于四海之内一言于細氈之上思以為法于千載之下則化行俗美中國安逺人服矣

遷中丞首論蔡京之罪京貶又論章惇誤國惇黜又言宣仁佐哲宗退黜小人洎小人復用遂造誣謗今宜辨明又史官修神宗實録輙以王安石日録亂之願

擇史臣申飭成書又數言近習之非會曾布由內侍進將拜相公謂臺屬曰盍共論之遷工書布遂相

朱晦庵序公遺事曰仲尼亟稱于水曰水哉水哉其詞約而旨微矣而孟子論其所取之意乃直以源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者言之非其深造默識有以得乎聖人之心孰能知其所說之如此而有志之士欲有為于此世者又豈可以不察乎此而先立其本哉然自聖賢既遠道學不明士大夫不

知用心于內以立其本而徒恃其意氣才力之盛以能有為于世者葢亦多矣彼其見聞之博詞氣之美論議之偉節槩之高一時之間從其外而觀之豈不誠有以過人者然探其中而責其實要其久而待其歸求其充然有以慰滿于人心而無一瑕之可指者什伯之中未見其可以一二數也嗚呼若公者其真所謂有本者歟觀其平居暇日所以治心養氣而修諸身者葢天下之物無足以累其志是以為子則孝

為吏則廉進而立乎本朝則上自宗廟以及人主之身内自禁掖近幸之私而外及乎朝廷卿相之用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葢有當時法家拂士所為低回遷就而詭詞以幸濟者公獨正色誦言無少顧避退未嘗以語乎家而其計慮之明諫説之功所以不諧于時而卒驗于後者乃反因深文巧詆之筆而後顯及其出而賦政于外退處于鄉以至流放轉徙于荒寒寂寞之濵而遂奄然以沒其世則其所以處乎巨細

顯微之間者又皆清明純潔而無一毫之歉是非所謂源泉混混而放乎四海者邪

陳過庭　忠肅公

字賔王本名揚庭徽宗賜以今名越州山陰人舉進士為館陶簿澶州教宰中年除宗學博擢祠部吏部員外郎遷右司使遼還遷常少起居舍人拜中書舍人禮侍拜御史中丞言忤權貴罷知蘄州未半道責海州團練副使黄州安置久之自便欽

宗立以兵侍召復拜中丞徙禮書擢右丞遷中書
侍郎使金虜往河北死于燕山年六十贈開府儀
同三司

使遼國還徽宗問虜主苦風痺手足不舉及箭損二目
是否公對恐傳者之妄今日之務當安不忘危治不
忘亂雖盟好足恃亦宜以邊備為念上然之

為右司凡四年時大臣各立黨不協同列或陰為向背
唯公無所附也上曰陳過庭中立不倚者也

方臘反公言致寇者蔡京養寇者王黼竄二人則寇自
平又論朱勔父子本刑餘之人交結權近竊取名器
賄賂狼籍罪惡顯著宜正典刑以謝天下由是大忤
權貴
公見自壬戌至戊辰七日之内彗星見于天之東北奏
曰伏以陛下恭儉憂勤仁民愛物施于四海不宜致
此災異凡明于天象者皆曰此金人滅亡之象稽
之天理驗之人事金人殘暴自取滅亡決有是理雖

然天道幽逺儻以幽逺而忽著明之戒似非古先哲王正厥事以應天變之義況戎敵未殄寇盜未平主威未振國勢未強權綱未舉紀律未嚴是非未明賞罰未當罪人已得而未加明刑寛詔已頒而未蒙實惠倉庫未盈私室未富貴近之列未得正人州縣之間未皆廉吏命令數下而數易差除屢報而屢移朝有姑息之政吏多冗濫之員如是則星象垂戒其可忽乎切自警畏内修德外修政進君子退小人奬廉

潔蠲苛撓修兵甲選車徒備邊隘儲粮食恤民隱去
冗吏除弊源庶幾去災為福矣
金人再犯京師議割兩河須大臣偕行聶昌耿南仲皆
以事辭公曰主憂臣辱臣願效死欽宗揮涕歎息留
不遣及城陷始行二駕北狩公已在河北因留不得
歸死于燕山

陳師錫

字伯修建之建陽人舉進士為昭慶軍書記宰臨

安縣召為監察御史知淮陽軍提點開封諸縣鎮事知解州入為考功員外郎知宣州移蘇州徽宗即位召為殿中侍御史

諫官御史專以犯顔嬰鱗排擊奸邪為職若論而不切則不能起人主之意辯之不早則不能折禍亂之萌建中靖國初蔡京方為翰林學士承旨雖明智之士未能知其必亂天下也公獨慨然論奏條其過惡章凡四五上而不已且曰若果用京則治亂自此分祖

宗基業自此隳臣非自愛而憂之葢為陛下憂為社稷憂為天下賢人君子憂未幾京遂為執政盡逐異已者固寵市權營惑主聽握國柄者幾二三十年諫諍之路自此塞絕卒之兵革洊興生民塗炭公之言始效于此可不謂先見之明乎

宋名臣言行録續集卷一

欽定四庫全書

宋名臣言行録續集卷二

宋　李幼武　纂集

吴敏

字元忠真州人大觀二年賜上舍出身靖康初以中大夫門下侍郎知樞密院事尋除少宰兼中書侍郎罷為觀文殿學士提舉崇福宫尋知揚州提舉明道宫紹興初知潭州力辭改資政學士提舉

洞霄宫復觀文學士湖廣宣撫二年復宫祠三年

卒

公請三省密院並依祖宗法又請褒贈司馬光范純仁

張商英仍罷元祐學術之禁以示好惡上猶憚元祐

之名遂取筆塗純仁為仲淹曰庶不專顯元祐也故

當日詔書仲淹仍序光下

先是上每夕焚露香禱于天曰願盡力興復政事褒拔

賢俊以救天下至是公奏上曰政事之規陛下定於

露香之禱矣今當次第行之耳而臣有為臣私計者二事願言之昔唐李德裕有言宰相寧可亟罷不可使政令不歸中書今臣既備位願陛下如察其不能亟罷可也不可使政令不由二省上曰好公又曰蘇軾有言祖宗重臺諫迺是察大臣之為奸者蓋國朝之制似乎內重則天下之權萃于宰相故以臺諫察之臣雖任相事願陛下常開言路以通下情上又曰好

又為上言藝祖受命初不得已親定澤潞維揚自是休息十年而後用師四方初親駕河東不能下退乃遣將平蜀自發兵至破蜀凡四十六日自古無如是之速然破蜀之後蜀中復亂三年而後定於是擢曹彬廢王全斌以厲諸將藝祖將將紀律自此分明于是下荆湖交廣平江南朝兩浙莫不如志葢天造草昧艱難如此今陛下當法藝祖以武定天下然須持之以久以夷大難自蔡京王黼壞文高俅童貫壞武綱

紀大亂禍釁已久願陛下克寬聖心無欲速則大業可成又言漢文帝用惇厚長者天下安富武帝用材天下始多事本朝仁宗皇帝恭儉寛仁所用皆重厚日計不足歳計有餘神宗皇帝勵精政事王安石始用材急功利然風俗自是壊要之今日藝祖之英武仁宗之恭儉寛仁陛下所當法也又為上言為天下者當為一物近年以來有御前錢有朝廷錢有有司錢人材亦然有親擢有大臣薦引一天下而自為分

別如此是以大壞其極至于君臣相疑而政令改行故臣願陛下常視天下為一物則事可成上皆嘉納又奏臣聞六經垂訓葢天所以奠世法也三代以後凡生民有一飯之安皆六經之功世葢由之而不知久矣獨恨更秦之禍禮樂缺亡而近者王安石以經術自任又廢其一意謂魯史既亡而三傳不足取信則春秋永無復可考不知聖人作經豈不料後世綿遠羣言次第湮沒而此經獨存當是時聖人豈不欲明

其說于天下且人之立言辭不達意而必待補足其說則其義亦謬矣而聖人之經豈迺至此是弗思之甚也昔韓宣子適魯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易明天道而春秋著世法然則文王之易孔子之春秋皆周禮之所在也願下明詔復立春秋學官三歲貢舉遂以取士庶幾共講聖人之遺經以輔世教並從之

曹輔

字載德南劒沙縣人元符三年中進士第調福州寧德尉憂吉除壽州安豐縣簿試中詞學兼茂科除勑令所删定官倅安肅軍除南外宗室財用未一月改祕書正字上書編管郴州坐廢六年量移袁州靖康初召還除諫議尋遷給事中除御史中丞除僉書密院張邦昌僣位脅公視事歸臥私室病不出以死自誓遂奔濟州迎駕上即位差内侍押赴都堂供職是日得暑病連上三章乞致仕未

允甍于位年五十九

宣和初車駕輕出朝士大夫寒心莫敢言者公為正字慨然上書翌日上出示宰執令召赴都堂審問太宰余深曰小臣敢論許大事公曰臣有小大愛君之心一也深曰如言兵戈起于軫下無乃太峻否曰小臣言不激切無以感悟至尊少宰王黼曰有是事乎公曰茲事里巷細民無不知者相公當國獨不知邪曾此不知焉用彼相黼惡其侵已令吏從公受詞公操

筆曰區區之心一無所求愛君而已詞再卻之卒不易其語以聞上令與遠小監當旣而編管郴州

被旨引對論事畢上曰今所慮在金人公曰有賢相則金不足慮上曰朕所慮爲無將也公曰漢高祖得蕭何爲丞相何進韓信爲大將軍屬以兵柄卒成帝業相得人則韓信出矣無將亦非所慮他日又面奏陛下用此數人于艱難之際敗事必矣

又乞以河北河東陝西三路有習知山川險易出入向

背繪為三圖以進標揭控扼形勢之地以究知分屯戰守制敵之要遣將出師則按圖指蹤而廟筭決矣王雲出使遣人回奏大金意欲得十六字徽號及玉輅兖冕儀物之類且云不復索三鎮朝廷釋然解憂欲推尊借大為不可加之語以崇奉之乘輿上服徑推輓出境以為屈己愛民社稷大計當如此臣竊以為社稷大計在此一舉誠不可忽然或者知寬憂于一時而不知移禍于異日將使天地易位神民失歸逆

行倒置有不忍言何則既與之以如是之名彼將緣名而責實既與之以如是之罷彼將緣罷而致用一二年間或以觀兵較獵或以省方巡狩為名悉其國衆進壓我境侈辭大意以號令我自謂據域中最大臣妾海宇當是時能俛首而聽之乎抑猶有以卻之也卻之則強弱不敵其禍甚于前俛首聽從則天地安得不易位神民安得不失歸乎又引魯仲連却帝秦之說以為證畧千餘言曲折詳盡此其大畧也

諸奉使計議人並改為和議左右二輔臣議不協遽圖
引去公疏曰今之議者一于和非也一于戰亦非也
一于和則敵勢憑陵國威沮折三鎮之求復尋前約
一于戰則堂堂二百年基業決成敗于交鋒之間其
危甚矣臣願以和為名以戰為實二者不可一廢惟
吾先後用之耳上深然之
又言金使王汭以和為名朝夕到闕恐謀國之臣便以
甘言軟語為敵真情或至緩備墮金人計中則前日

之禍踵而至矣因論朝廷宜急而緩者五事以獻如
邢洛磁相當敵南衝而不命將分兵團集民伍置屯
列寨之類是也皆一時要務
金逼京城宰相何㮚領守禦公副之㮚忌公奏遣報謝
北軍公留金營七日而歸㮚方信妖人郭京用六甲
兵募市井無賴數千堅持出戰公曰自古用兵未有
以妖術成功者力爭不從以病乞解機務凡三章未
報京城已失守金人以大元帥握兵在外不自安欲

令迎還京師朝廷不得已遣兵往興仁府迎之公咨

啓上曰方今外援獨康王耳不若留在外使敵猶有

所憚上曰卿言極是但得一公文回報足矣公至興

仁以其情語守遂收公文以歸金再邀鑾輿出郊議

未決㮚奏事出云翌日車駕出城公遽云金意殆不

可測此行恐與前日不同㮚厲聲詬公公又率馮澥

共説之澥與㮚同鄉耆長冀幸一聽㮚不從及幸金

營至北狩皆如所料

將北去遣使押公還時邦昌僭立二十餘日矣既歸
卧病不出邦昌屢脅公視事卒辭之以死自誓潛以
書遣太學生楊愿陳朴獻康王會王遣黃永錫至京
師公因具述圍城及遭變始末附以進遂奔濟州迎
駕
公從駕至南京首陳五事一曰分屯要害以整兵伍二
曰疆理新都以便公私三曰甄收人材駕御用之共
圖勳烈四曰恩威並行叛而討之服而舍之五曰裂

近邉之地爲數節鎭以謹防秋上嘉納之

孫傅　忠定公

字伯野海州人舉進士歴祕書省正字校書郎監察御史從禮部員外郎進祕書少監擢中書舍人以事忤宰相貶蘄州安置靖康初召拜給事中兼侍讀進兵書拜尚書右丞俄同知樞密院事欽宗再幸於金兼太子少傅行宮留守

高麗入貢公言使人所過郡調人治舟擡擾生事勞費

民力以妨農時而于中國無絲毫之益宰相以其所論略與蘇軾同貶之

嘗奏乞復祖宗法度欽宗問之公曰祖宗法惠民熙豐法惠國崇觀以來法惠姦時謂名言

金攻京城急公親當矢石日夜不少休欽宗再幸北方久不得歸公屢貽書請之不報及廢立檄書至中外震駭公大慟久之曰吾唯知吾君仁聖可帝中國茍立異姓吾當死之又數請上還闕明日金大闢南薰

門陳兵索道君皇帝后諸王妃主公獨留中宫太子
不遣密謀欲以黄金五千兩匿太子于民間別以狀
類太子者并宦者二人擊殺之并取當死囚數人以
其首同死皃并宦者尸送金營告以宦者竊太子欲
投軍前都人爭而殺之誤傷太子因以兵討定斬其
為亂者苟尚不已欲繼之以死越五日無肯當之者
拊膺大慟曰吾太子傅義當同死生今主辱臣死之
時虜雖不索吾當從太子行求見二酋以義責之庶

幾萬一然後就死時方在皇城司有子來省公曰使若勿來而竟來耶吾已分死國矣叱使速去勿亂人意其子曰大人以身狥國尚何言哉願大人力保太子遂以留守事付王時雍有頃從皇后皇太子至南薰門求出守門止之曰軍中唯求皇后皇太子留守何出耶公曰主上既辱太子復出我宋之大臣且太子傅也上既不回當以死從太子金以尼瑪哈命召之而出不知所終

許份

字子大其先光之固始人今為閩人以父將恩補承務郎監國子監書庫崇寧初登甲科除祕書省校書郎遷實錄院檢討官改國史編修主管太平宮特除直祕閣遷龍圖閣崇福宮祠除鴻臚卿以親老辭主明道宮丁吉除宗少除徽制提舉萬壽觀同修國史俄知鄧州兼荆安安撫提舉萬壽觀知蔡州改揚州兼淮東兵鈐奏事除徽猷直學士

靖康初除龍圖直學士再任揚州以疾請祠提舉

明道宫告老紹興三年十月薨年五十四

知鄧州政尚寛厚務為勸戒而人盡其情庭無留訟葢

一本于誠信故人愛服之鄰路饑流死載道鄧州賴

公獨安詔公賑濟公置場列室具罷用異旗物鳴鼓

給食率三日一詣問飢飽而勞苦其病羸凡十月全

活饑民二萬六千九百有奇

上殿論時政得失言多迕時相意上皇稱善而用事者

極力排恨上曰許將之子賢能世其家朕舊知之故
讒不行
上宣諭揚州古名郡今委卿刻除宿弊公因請曰臣聞
應奉司封記花竹凡山林之勝士民之居騷然無復
遺地願悉罷去又言維揚一都會而止江都天長兩
縣不足以供經費而泰州之泰興舊屬邑也願復之
又言異時帥臣于經賦外增上供九萬四千餘斛而
民不堪願如政和三年舊額上皆從之

金人再入冦公即日檄一路兵勤王進討解亳州之圍而漕粮至畿甸者不絶時諸路兵入援所至或縱剽掠多不聽入州城軍士病之公大啓城闉至者撫勞而去秋毫無犯城之圮者公一新之不踰月而功就故金人兩至中都而維揚之民晏如也

公之父當朝適值蔡京變法之秋中立不倚維持祖宗舊典抑其過甚京不得逞天下倚重上皇欲復用不果而有意于公公亦痛先志之不盡展時感激論事

而小人又沮之連牧三郡愛民有古循吏之典刑亦略見施設矣

錢即　忠定公

字中道世為開封人父居宜興今為毗陵人中熙寧九年進士第授安州司理移懐州推知臨安縣丞調福州察推丁吉調睦州推丁母憂吉宰穎昌府鄢城縣奉二后園陵辟為京西漕屬崇寧中檄巡行塞下還除提舉鄜延路弓箭手就除陜西運

判收復銀州吉專董芻粮除鄜延經略安撫判官
權帥事召除直龍圖知慶州兼環慶經畧安撫踰
年知延安兼鄜延帥除集撰徽猷待制顯謨直學
士力詆童貫貶永州團練副使永州安置在永數
月復徽制永興帥在道除興仁守改青州改河東
帥知太原政和五年丐祠五疏乃提舉洞霄宫復
徽直知宣州除龍圖閣學士三疏告老授正奉大
夫致仕家居三年薨

公初莅事吏有誣服自盜抵死屬邑具獄上于郡公明其寃守將喜而謂曰劾縣獄當得賞答曰治獄得情乃其職擠人以論功非吾志也聞者歎服滕公甫力薦之稱有氣節異時必為名臣

三衢有寃獄久不決屬部使者以閭里宿怨檄往按治挾薦牘動公風欲鍛鍊以快其私至則折獄平允全活二十三人或問之對曰吾寧老死選中豈忍以數十人易一薦哉

自為幕府以方畧聞後稍權帥事望實益孚上深知其才驛召赴闕入對上問西人兵力公曰夏國本數州之地盜據靈夏浸以強大元豐中兵其城下羌戎壍河決水士馬幾殲遂無成功上曰靈武終不可取耶公曰戎狄之民皆兵也居不糜廩粟動不勞轉輸故便于用衆雖兵之去来飄忽如風雨而不能持久又其所短也頋申戒邊臣嚴飭武備蒐練戎士積粟堅壘先為不可勝之計以觀其釁屈其所長而乗其所

短則可以得志矣

童貫宣撫陝西法有弛張可從宜者得罷行之長安萬物騰涌衆貨益輕乃嚴設科條欲力平之計司承望風旨取市價率減什四違者重寘于法民至罷市又行均糴法賤入民粟增估金帛以償之下至蕃兵射士之授田者咸被抑配全陝騷然幾至生變帥臣諸司不視利病奉行惟恐後公獨以為不可極陳其害章上不報時貫方用事權傾中外人皆危之公抗章

繼上言益切至士大夫聞章中詆貫論事多質直語爭傳誦之

种師道　忠憲公

字彝叔山西望族也弱冠以伯父諤蔭為三班奉職試法易文階為鎮洮軍推王欽臣辟為熙州推權同谷縣累遷提舉秦鳳常平換莊宅使知德順軍忤蔡京意罷入黨籍屏居十餘年始得武功大夫忠州刺史涇原兵鈐知懷德軍召問得請提舉

崇福宫久之復以涇原鈐轄知西安州遷左武大夫康州防禦使拜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洺州防禦使知渭州節制諸道兵進侍衛親軍馬軍副都指揮使應道軍承宣使以靖夏城失守降隴州防禦使尋以都統制出蕭關還拜保静軍節度使童貫伐燕命盡護諸將師無功容奏其助賊沮軍責授右衛將軍致仕上思之起為憲州刺史知環州尋還保静軍節度使復致仕金人南来拜静難軍節

度使京畿兩河制置使將援兵至闕上别置宣撫司除同知樞密院京畿兩河宣撫使尋罷樞密及宣撫加檢校少傅鎮洮軍節度使留京師提舉中太一宫許翰論薦復節制河北除宣諭使尋復同知加太尉仍鎮洮軍節度使兩河宣撫使靖康初十一月四日卒

政和初夏國議畫界其使焦彦堅以故地為請累數百言公曰如言故地當以漢唐為正則君之疆土益蹙

矣彦堅驚謝曰敢不唯公命自公守境國人受不擾之賜恨不獲仲子姪之禮于下執耳懷德為西方極邊公築同樂園于郊常從賓客鼓吹宴集其間吏民熙熙忘其身之在絶塞也

公初為制置使聽用便宜檄取兵食公聞命即發會姚平仲嘗以涇原騎兵二千步兵一千更戍燕山未行公遂率與俱北至洛陽而斡里雅布師已屯于城之北或止公勿行曰賊勢方鋭我以偏師先犯之勝負見

矣四方勤王之師視此以為去就盍止少駐汜水以諜萬全公曰吾兵少若遲回不進形見情得秖取辱焉今鼓行而前彼安能知吾虛實都人知吾來士氣自振何憂賊焉上聞其至喜甚開安上門命李綱迎勞既入見時已與金人議和上曰今日之事卿意如何公曰女真不知兵豈有孤軍深入人境而能善其歸乎上曰業已講好矣對曰臣以軍旅之事事陛下餘非所敢知也即拜同知公時被病特命毋拜許肩

輿入朝家人掖升殿金使王汭素頡頏方入對望見公拜跪稍如禮上顧笑曰彼爲卿故也自敵渡河京師諸門盡閉市無薪菜公請啓西南壁聽民出入如平常又請縵與金帛禁游騎使不得遠掠俟彼惰歸扼而殲諸河執政聞其言止此易之

上方倚公以謀國而种氏姚氏素爲山西巨室兩家子弟不相下時平仲之父古帥熙河以兵勤王平仲恐功名之會獨歸于种氏乃以士不得速戰有怨言達

于上上一日遣使五輩促公進戰公言過春分節可擊時相距纔八日盍遲其弟師中及姚古之至也平仲欲夜叩金營生擒斡里雅布奉康王以歸故公言不用既而平仲謀泄金先事設備及平仲率步騎萬人夜刼寨反為所敗而還初公請簡料勤王之師分為三等出戰餘皆守城先立理賞之格以示之選將分總距賊寨二三里環營守之絶其剽掠使其乏食趣姚古以所領西師會河朔將兵選精鋭五萬人自河

陽駐滑州進屯賊營之後尅日併力攻之此必勝之策也不聽平仲敗公復言劫寨已誤然兵家亦有出其不意者今夕再遣兵分道攻之亦一奇也如猶不勝每夕以數千人擾之不十日賊遁矣李邦彥等畏懦不能用

是日公分軍屯城西其後軍適虜掠之戰于板橋斬首十七級至夜遣人焚馬監東廊金懼于牟駝岡穿塹立寨為自衛之計

公入對次見都堂李邦彦以下與議和戰之計答對往
復而邦彦弗識獨大笑而已是後廟堂懲二月一日
刼寨之事自此因噎廢食公與李綱遂俱掣其肘公
知兵有謀艱難時獨巍然有柱石望為執政所二三
故使其進退翕忽終不能用
靖康之變公首先赴難上召問計安出公奏云臣以議
和非也京師周回八十里如何可圍城高數十丈粟
支數十年不可攻也欲于城内劄寨而城上嚴守拒

戰以待勤王之師不踰數月彼自困矣然業已講和不可止金銀不足請見數與之如其不退乃與之戰且四鎮之地内保州乃宣祖陵寢斷不宜割與上令公于政事堂共議公見邦彥曰某在西土不知京城堅高如此備禦有餘京師之民雖不能戰亦可使守但患無粮耳若粮食有餘器甲精鋭京師十萬衆盡皆兵也邦彥曰素不習武事不知出此公嘆曰相公不習兵豈不聞往古守城者乎又曰聞城外居民悉

為賊殺掠畜産甚多亦為賊有當時既聞賊来何不悉令城外百姓撤去屋舍搬其所蓄盡入城中乃遽閉門以遺賊資何也邦彦曰倉卒之際不暇及此公笑曰好荒左右皆笑公與邦彦議人人異同惟李綱與公合奏公所議而請身任其責後以綱為守禦使用公計遣使以金帛不足事曉諭尼瑪哈尼瑪哈意不滿引兵攻城綱出兵小不利邦彦等歸罪公與綱而罷其兵兩日人情危駭而上不知也　靖康太學遺録

中丞許翰上疏曰伏見罷師道提舉中太一宫中外聞之悵然失色按師道沈毅有謀山西將士人人信服素聞其賢臣所詢訪數十百人皆言師道雖已老疾智慮不衰而朝廷以為老無計策不可復用且昔秦始皇老王翦而用李信兵辱于楚漢宣帝用充國之老終漢之世無西戎之患自吕望以来用老將收功者難一一數以古揆今則師道之老而未納未當謂不可用也今無故解其兵權委之道館使士氣消沮

民心疑惑臣竊恨之

翰章累上言復師道兵柄上曰師道老矣難用當使卿見之令相見于殿門外公寂然不語翰因言平仲城下用兵之失以感發之公始言我寡彼衆當分兵結寨守要地使粮道不通挫以持久可破也翰深歎息其言復上奏師道智慮未衰方時多故而虎臣置之散地非策也

尼瑪哈之兵聞已和而退命公宣撫河北駐滑州復命兼

河東宣撫公乃請合山東陝西京畿之兵屯于青滄滑衛河陽預為防秋之計徐處仁等謂金人重載甫還豈能復来不宜先自擾費且示敵以弱議格不用公駐河陽金使王汭来禮甚倨公知金必大舉即上疏請幸長安以守禦事付將帥朝廷謂其怯復召還不能入見矣

金陷京城上聞之慟哭曰朕不用師道言以至于此春初金之去也公嘗勸上半渡擊之不從曰異日必為

後患至是果然

宋名臣言行録續集卷二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宋名臣言行錄續集卷三至八

詳校官檢討臣羅國俊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主簿臣汪日贊

謄錄監生臣張鴻仁

宋名臣言行錄續集卷三

宋　李幼武　纂集

傅察　忠肅公

字公晦獻簡公之從孫孟州濟源人年十七以類試河北運司高薦試禮部以避親别試復在高選初任青州法歴永平淄川丞久之除常丞召對除兵部員外郎逾年遷吏部宣和七年十月借宗正

少卿接伴金使行至境上不屈遇害年三十七贈

徽制乾道中累贈少師

公未廷試蔡京輔政賣弄威權脅制中外且陽示含容誘以附已堅欲以女妻公遣其子與術士數輩踵至視公又託其姻強公相見公不從識者謂公年少有羆識未易量也後公為清獻婿京銜之

為接伴使時金人已渝盟公至燕山聞斡里雅布入冦或勸其母遽行公曰銜命以出聞難而止若君命何遂

行遇斡里雅布領兵至金人曰見太子當拜公曰太子雖貴人臣也當以賓見何拜為斡里雅布怒曰汝國失信吾興師南向海上之盟不可恃也公曰兩國講好信使往來項背相望何謂失信太子干盟而動意何為乎金左右捉使拜白刃如林公曰死則死耳豈有俱人臣而輒拜者或抑捽使伏地公植立衣冠顛頓終不屈斡里雅布怒曰爾不拜我耶麾令去公知不免謂其下曰彼脅我以拜我義不辱我死必矣我父母

老素鍾念我聞之必大慼若等得脱幸記我言以告吾親知我死國少解其無窮之悲也左右盡泣既次燕山遂遇害

公生而秀穎異於他兒十歲不戲弄誦書問學晨夕不懈

公忠孝得于天資刻意好學自少至壯未嘗一日廢初遊場屋同舍或出入飲博客至公獨在初未為異後至每如此人方歎其修謹

公與蔣璽同為接伴遇敵人璽等拜獨公不屈曰主上
明若日月何欲敗盟南北敵國安知非送死哉我有
死而已膝不可屈也

劉鞈　忠顯公

字仲偃其先京兆人六世祖當五季之亂避地建
之崇安遂為閩人登元祐九年第調洪州豐城尉
再調秦州陝城令崇寧初王厚帥熙辟狄道令復
辟經幹轉武勝軍節僉京漕吳擇仁辟主管丁吉

監在京綾錦院轉朝散郎提舉陝西貨司召至除直祕閣領轉運司事升祕撰遷中大夫除制置解監副使尋領使事除集撰改陝西漕使宣和初丐祠除徽制主西京崇福宮除知越州明年詔拜述古直學四年召旨充宣撫司參謀官五年遷光祿大夫顯謨學士知建州改福州除延康學士尋落職提舉洪慶宮尋復職知荊南府改建州除真定帥靖康初拜資政學士遷銀青拜河北帥未行復

拜河北河東宣撫副使繼除都大京城　四壁守禦
使即報罷為時相所擠降五官落職宮祠二年遣
使金金人欲用之不屈而終年六十一詔復官贈
資政大學士
初尉豐城歲饑多盜旁邑率以捕殺希賞公曰此飢民
救死耳率豪右出穀賑䘏之存活者甚衆盜亦戢
方臘反陷杭睦二州杭越阻一水越大震官吏悉遁或
請公行公曰吾為郡守將與城存亡不為動民聞公

言稍還公下令曰富者出財壯者出力民讙奮無敢後遂葺壘練兵為戰守備明年二月賊陷衢婺八日至城下公麾衆出戰賊大潰横尸蔽野自是不敢近公境温台明以越為屏蔽亦賴以全越民相與刱生祠比屋繪其像飲食必祝曰活我者劉公也

中使自京師来出御札督戰且諭將佐僚屬曰朝廷與金人約夾攻契丹久矣我若罷兵彼將滅遼與我為鄰得無責言乎若使異時生釁誰任其責公曰與外

國共事非計也童貫怒曰此出上意公以為非計何
也公曰自古與外國共事鮮無後患事不成則信義
恩威俱廢四鄰解體事成則敵人恃功必有邀索唐
以回紇破安祿山納侮召亂百年不已況金人氣燄
非回紇之比乎
初金之入真定也父老號呼曰使劉資政在鎮豈有此
禍金益知公名必欲得公室相紿以割地遣公往
以其國僕射韓正館公于城南壽聖院正言國相知

公名今欲用公矣公曰偷生以事二姓有死不為也
金謂尼瑪哈為國相云明年正月正見公言欲以公為
正代許以家屬行公仰天大呼曰有是乎歸召指使
陳灌等曰金乃欲用我我當以死報國耳灌等泣且
拜公曰死生命也寧為不義屈乎即手書片紙曰金
人不以予為有罪而以予為可用夫正女不事二夫
忠臣不事兩君以順為正者妾婦之道此予所以必
死也付灌持歸報諸子即沐浴更衣酌卮酒以衣絛

自經時十六日也燕人雜然嘆曰劉相公忠臣也因
與灌共瘞公壽聖院西崗上遍題院壁識其處灌逸
歸報公子子羽具棺衾公故將王瓊等以兵護出城
大殮公薨八十日矣顏色如生觀者異焉
公為人莊重寛厚寡言笑與人交謙恭若有所畏至臨
大事則毅然不可奪累歴大藩事無巨細必親臨之
至忘寢食雖盛暑寒不憚也不喜宴遊稍暇逸心不
自安為政愛人出于誠心求民瘼如去已病齟齬豪

強不顧其難必極力而後已小民犯罪或越法縱舍

至大奸則立斷不疑

公歷事二朝軍旅事未嘗不在其間意甚厭之抗章求

閑略無虛歲宣和間鎮長樂公以書生起白屋一旦

持帥節過家上冢與親舊揮金把酒勞問平生留連

旬日不忍去閩人榮之晚益厭宦遊買田嘉興將老

焉舍旁有水竹自長樂歸日與里中賢士大夫逍遥

放浪相娛樂恬然無仕進意而朝廷用之不置也

公長慮遠識得于事先料敵強弱計事可否後悉如其言歷官皆補外人恨其未用及時當多故始付以大計而動輒齟齬不得施其謀雖以身徇國無負于幽顯而有志之士為國惜之

李忠定綱輓公詩序曰士固有一死或重于太山或輕于鴻毛非死之難處死之難也公毅然不動其心視死如歸遺書其家陳義可觀足以激懦夫而羞失節之士豈不誠烈丈夫哉

宇文虛中撰勑賜旌忠褒節碑曰平昔無事時公頻使于外未嘗陪鳴玉之列間一入朝言者隨而擊之在圍城中尚不為時相所容一旦死難毅然在他人之前乃知忠義之士固自有守

又曰古語有之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謀人之邦國危則亡之公之始議欲以計勝敵而以激怒輕戰為戒顓謀者與公相違卒以致禍謀者不能即死而公乃先死此尤為忠臣義士之所難也

程振

字伯起饒之樂平人入太學崇寧三年幸學以高第補和州教留辟雍久之遷博士擢常博丐外京西提學五年改京南倉入尚書膳部員外郎逾年監察御史遷司業兼太子舍人改國子祭酒遷左司員外郎兼官如故除中書舍人忤王黼諷言者論之責提舉沖佑觀時宣和三年也明年復集撰丁尋復徽制中舍皆力辭不拜淵聖受禪忽除吏

侍連章求去不允除開封尹除刑侍靖康初兵陷
京師求金冐死直前遇害時二年二月二十五日
也年五十七建炎初進朝議大夫贈端明學士
初見太子東宫言古者大祭祀登餕受爵必以上嗣既
經禮所載且元豐彛典具存昨上有事明堂而殿下
不與非所以尊宗廟重社稷太子矍然曰初無人及
此由是驟加奬重
方臘暴浙右公為王黼言宜乘此時言天下獘事庶幾

稍草當天意順人心黼怏怏不悅曰上且謂某挾冠柰何公知黼忌其言不答趨出然太子薦公甚力朝廷莫知會兩省官缺上曰程某老成忠實必以為給事中黼銜前忿不能平曰公資淺且雅長詞令止除中書舍人

淵聖受禪公以大臣不協議論多駁詔令輕改失其事幾如金人且拏兵半年而至今不解者以或和或戰之說未一故也裁抑濫賞如黑白易分而數月之間

三變其說者以廟堂不能忘私而多與其黨為地故也今日一人言之以為非而止或出聖斷踰度而不暇疇咨或用大臣偏僻而遂形播告所以動未必善處未必宜乃輙為之反汗焉其勢不得不爾也及聞虜寇河北力請合諸路兵掎角擊之以牽其勢且曰彼猖獗如此陛下猶欲守和議而不使之少有所懲創乎淵聖雖美其言而奪于大臣不能用

靖康二年金邀天子幸其營公亟白宰相何㮚思所以

折虜之語告于上而却之衆私宣言翌日車駕出城羣臣失色已而金索金繒無藝府庫不足以民財繼之詔尚書梅執禮侍郎陳知質及公給事中安扶督民輸一日金坐城闉猥謂四人者吾國賦羊馬于民率比屋相甲乙若甲輸而乙否則執而誅之誰敢違者意民窮且變生將投隙而逞四人者同辭而對曰今天子蒙塵臣民皆願前死雖肝腦不計也于金繒何有哉顧誠亡以塞責金大怒問官長安在欲加以

罪而置其餘公恐尚書坐之遽前曰皆官長也金不勝忿四人者皆死之上即位哀其忠降璽書褒嘆

初公為中書舍人王黼以客沈積中帥河朔欲覘虜圖燕公語積中當思異時覆族之禍積中佩公戒至所部首以書謝公盛言其不可之狀公具以其語告諸朝洎公左遷童貫蔡攸卒興是役致變起肘腋而公罹其凶故聞公之喪士無賢愚皆為之出涕

宣和中上皇崇道家之說公至東宮淵聖問焉公對甚

悉其畧曰周公作鴟鴞之詩孔子以為知道其言不過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而已老子著道經亦曰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亂葢老氏與孔子合者如此今不固根本于無事之時而徒事目前之功非二聖人之意他日淵聖為太上皇道之太上皇頗歎美健羨疏左右近習之臣而楊戩方興龍德太一之役懼不能得因肆讒說家令楊馮將輔太子幸非常太上皇震怒執楊馮而誅之淵聖之言亦廢及

靖康中公尹天府言利者頗欲離間兩宮公心獨鄙之每調和父子之間甚有恩意如詔鞫龍德近侍梁忻之類特寬其文由是纖芥之疑不行聞者歎服

公天資樂易與人談笑極醞藉風流至論事則挺然不可回奪居鄉專趍人之急以急抵公門者未嘗辭于書無所不觀亦無所不學屬文敏贍下筆才能自休書記翩翩千里如對面語見之者把翫無斁爭藏之為榮

嗚呼士方平時劇談指掌以禍福死生自任而謂人不能此直易爾一旦臨利害僅如秋毫鮮不喪厥心而移其所守若夫規以身免而推禍于他人者比肩接迹也聞公之風者亦可少媿哉銘曰惟祝融之苗裔兮公鼻祖曰伯休越漢唐而南徙兮家汨川之上游天既予公以修能兮又重之以姱節冠切雲而事君兮景忠精之前哲氛祲忽其蔽日兮神龍蕩而失淵衆憚殃而逭禍兮公踽踽而直前左攙搶而右窫窬

兮公胡獨離此患苟殺身而成仁兮齊死生于夜旦
紛衆美曽不槩見兮獨令名之庶幾偉蕩陰之節死
兮吾將從晉賢之所歸 龍溪汪藻撰墓誌

李若水　忠愍公

字清卿洺州曲周人擢上舍第為元城尉平陽府
録濟南府教除太學博靖康初使金除著作佐郎
使還擢禮書力辭改吏侍兼權開封尹二年死於
金年二十五建炎初贈觀文殿學士

蔡京復相老而耄事一出于子絛少宰李邦彦欲謝病去公曰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去就之義當決之于上前詎可奄奄以病退哉

公見尼瑪哈于太原尼瑪哈遣王汭偕來十一月還朝間二日敵騎南牧公副馮澥使之至中牟會守河兵亂相驚以敵至左右駭顧謀取間道以去公謂澥曰戍卒宵潰公不可效之某死不避也遂由故道行日一奏京師言金兵且至宜選將練兵寢有功勸戰士修城

郭飭守備以待其来和議必不可諧也至懷州遇金人館伴劉思蕭慶言以遣使京師請以河為界因隨其軍行至京西之境而聞耿南仲聶昌出使割地界矣尼瑪哈至京城外獨遣澥同慶入城請與皇帝相見議盟誓不從又請與道君相見亦不從但許宰相親王出後數日遣兩執政兩宗室分使金軍尼瑪哈冐矢石督攻甚急城陷金召公公出見二酋曰令何相公来計事不則縱兵入城矣遂入見欽宗時獨何㮚

孫傅梅執禮秦檜幷宦者數人在左右公具傳金人
語乃遣㮚行明日又命濟王及陳過庭偕往㮚還言
二帥請與道君相見欽宗曰朕當自往耳豈可使道
君皇帝蒙塵哉明日上幸金營留三日而還
二年金遣使以書來言曰農務方興將歸矣徽號事當
面議請皇帝出郊遂以明日出公扈從既而金遣蕭
太師者易御服公忿怒抱持上呼天聲苦數聲大呼
罵且泣曰吾君華夏真主爾輩敢無禮耶衆擊之面

目為傷氣結仆地良久乃蘇金使人監視日三飯飲之公絶不食金怒囚之蕭太師者數來勸勉公嘆曰天無二日臯寧有二主哉其僕隷亦来慰解曰侍郎父母春秋高兄弟衆奈何公叱曰忠臣事君有死無二吾終不復顧家矣雖然吾親老矣若歸勿遽言恐傷吾親意令兄弟輩徐徐言吾死國也公母張氏聞變哭且言曰吾子死難必矣

又旬日尼瑪哈召公議立異姓公曰道君皇帝為生靈計

罪已內禪主上仁孝恭儉未有過失豈可輕議廢立

尼瑪哈曰趙皇失信安得為無過公曰若以失信為過

則女乃失信之尤者乃歴數其過曰女伐人之國不

務全安生民徒掠金帛子女以為豐肆為封豕長蛇

黷貨無厭女真一劇賊罵不已尼瑪哈令曰擁之去反

顧罵益甚至郊壇側謂其下謝寧曰我為國死職耳

併累若等也監軍曰吾為公釋此人使歸公能從我

乎公復罵不已遂見殺

一云粘罕再召公出公知虜難以義動因歴數其失信大聲抗論云皇帝非失信以祖宗積累之難三世方得河東陵寢在焉曽不敢輕與人惟義所在而已且如二元帥自去年城陷之後再與主上議和永事大國歃血未乾又復違背又于金銀所需之外種種需索無厭貪人土地取人婦女玉帛覆我宗社害我生靈是一巨賊耳尼瑪哈大怒令曳出于青城東華門外敲殺之臨死駡聲不絶于口胡相謂曰大遼之破死

義者十數今南朝惟李侍郎一人

公臨死為歌詩一首其卒章曰矯首問天兮天卒不言忠臣效死兮死亦何愆人聞而悲之

公初名若氷上召見惡其若猶弱也氷猶兵也兵不可弱遂賜今名

高宗中興贈公官制詞云段秀實笏擊朱泚顙杲卿面罵禄山簡冊有光精爽如在惟爾英烈追配古人

太學生祭公文曰皇穹將傾天柱必折大地欲仆泰岳

必蹶云云公人中龍肯臣犬豕云云賊據床上天子在下公抱帝躬嚼齒大罵公于是時皆裂髮立乾坤晝昏鬼神夜泣云云欲贖清卿人萬其身萬人何多一世猶輕云云吾將提長劍而登泰華抉浮雲而問蒼天雖泣盡而繼之以血安得吾清卿之復然

欽廟宰相皆有誤國之罪故無配享者乾道五年冬當祫祭九月常少林栗黄中言當時臣僚遭值艱難莫救淪胥罕可稱述而以身狥國名節暴罷者不無其

人雖生前官品不應配享之科而事變非常難拘定

制乞特詔侍從臺諫集議奏可中所陳葢指公也汪

聖錫時為吏書獨以為無可配享乞罷集議從之

宋名臣言行録續集卷三